

換跑道

· 蔡穀彬口述 ·
蔣彤雲整理記錄 ·

當年我是背著爸媽報考空軍官校飛行專修班的，飛了八十多個小時，高級組放單飛前一刻放棄了飛行，如果不是母親極力反對，今天的我或許會和同學一樣翱翔天際，離開飛行線。我成了警總管訓隊幹部，在綠島，每天面對的是一清專案掃進來的黑道大哥，警總管訓隊幹部不僅是管理受刑人，還負起教化責任，許多當年在綠島自強監獄服刑的黑道分子回歸社會後，均能安分守己，發展得都不錯，回顧我的公職生涯，我俯仰無愧。

從軍

我在家中排行老大，下一個弟弟、三個妹妹，當年大學聯考落榜，鄉下地方沒啥就業機會，就近在離家不遠的水里玉峰國小任代課教員。學校在偏遠山區，學生不到三十人，學校有三名代課老師，仁人想想代課非長久之計，於是各自盤算未來，後來一個考上成大，我錄取飛行專修班，另一位年齡大了我倆幾歲的考上中華郵政，當了郵差。

我背著家人報考軍校，錄取



基本組淘汰率極高，完訓後，蔡穀彬教官特別與T-28合影留念。

後才告知父母，他們反對我當兵，搞清楚學的是飛行，更是極力阻止，幾番掙扎，民國六十一年九月，毅然揹起背包前往虎尾新訓中心報到，成了飛專班第六期的入伍生。

我們那一期有五十七人，三個月入伍訓，每天清晨五點半準時起床，雖是飛行專修班，入伍訓和一般軍士官兵一樣，二十分鐘內摺好棉被、蹲廁所、漱洗，五點五十分準時集合開始一天操練，基本單兵出操、跑步、伏地挺身、單槓、個人單兵攻擊、行軍、射擊，一樣沒少。

三個半月後結訓，前往空軍官校報到，開始學飛行，民國六十二年春節過後進基本組，飛T-28，教官于



照片攝於民國六十二年，站立於T-28前，由左至右依序為飛行生陸有緯、教官于炳強與當時還是飛行生的蔡穀彬。

炳強對我期許很高，基本組嚴格的飛行訓練結訓時，入校時的五十七人剩下三十一人，淘汰二十六人。

接著進入高級組飛T-33，我和同學吳慶璋同組，教官是張全軍，張教官求好心切，帶飛過程學生常挨罵。放飛單前一刻，同組吳慶璋已完成單飛，張教官知道家人反對我飛行，和考試官匡或主任教官討論並徵詢我的飛行意願。經過長考，我不忍違逆母親，放單飛前選擇離開飛行線，直接轉機校。機校畢業後，先是調金門防砲營，後換防回清泉崗，民國六十七年調警備總部。

越難小難民

民國七十四年，我在中區警備司令部任少校監察官，四月中旬突接獲海防單位通報，指稱臺中通霄海域發



離開飛行線後，蔡穀彬教官成了警總管訓隊幹部。

現一艘越南難民船，難民船經海防單位指引、監控停靠於通霄漁港。司令部首次處理難民船案，特別成立「〇四一九」專案，我是專案小組成員之一，隨後趕往漁港處理，這艘自越南峴港出發難民船是利用漁船改裝，經過多天漂流，在臺中通霄海域被海防單位發現，清點人數，一艘小船共擠了三百多人，男女老幼都有。

當時越戰已經結束多年，越共統治下，民不聊生，船上難民個個看來面黃肌瘦，我們買了便當讓他們充飢，看他們狼吞虎嚥是餓了許久。

難民裡，有家族集體搭船逃離越南，一個十歲小女孩安靜的排隊等候盤查，後來透過翻譯，很訝異，她竟獨自一人上船，問她為啥父母家人沒有一起出來，小女孩說家裡沒錢，爸媽只買她一個人的船票，囑咐她跟著大家一起逃，如果沒有死掉，長大後

要記得家在越南。

看她衣衫襤褸，蓬頭垢面，身上發出酸臭味，這讓我很不忍心，我取下手上了戴了多年三錢重的金戒指，塞進她隨身布包裡的一條長褲口袋中，交代她，戒指是值錢的東西，小心保管不要被偷走。

難民中，發現有人不時盯著專案小組，一旦視線與我接觸便立刻移開，眼神飄忽神色侷促不安，軍人直覺其身分有問題，於是專案小組刻意將他們各別帶開交叉詢問，果真查獲其中六人是潛伏越共，立刻逮捕交由相關單位帶走。

由於難民人數不少，盤查許久才處理完，後來這三百多人經安排前往澎湖難民中心安置，我們臺灣人非常善良，專案小組看他們僅攜帶簡單隨身衣物，離開前，發揮大愛共同集資買了日用品和食品送給他們。

越戰結束後，先後來了不少越南難民，均被安置澎湖難民中心，居住五年後，部份前往美國、加拿大，部份來臺灣，也有人選擇回越南。

一清專案

警備全臺分為北、東、南、中四個區，一清專案各區設有五人小組負責，由地區副司令任主席，包括：警察局、警總調查組、法務部調查局和

憲兵調查組四個單位提報流氓，經審核，如不符合一清專案扫黑條件的就打回票，符合的就拘捕，那一波因為一清入獄的黑道分子夯不啣噏加起來近四千人。

自強監獄

以前流氓感訓分甲乙丙丁四級，惡性重大甲級流氓悉數送往綠島自強監獄，等級符合送岩灣的就送岩灣，符合送泰源的就送去泰源，除了綠島、岩灣、泰源，其他感訓隊還有東城和原臺北縣坪林鄉的職訓第一總隊，視各方提報資料當事人危害社會程度分等級，送往綠島感訓的黑道大哥都是搭直升機前往。這一波因為一清掃進綠島自強監獄的黑道分子有一千八百餘人，當時綠島總人口是四千多人，所以人犯幾乎佔了綠島總人口的一半，因為人犯眾多，警總派了三個大隊前往駐守、管理。

民國七十五年我調至綠島，綠島自強監獄建築形式採八卦形，管理員坐中間，能看到四面八方囚室內所有人犯動靜，當時關在綠島人犯生活作息規律，一早起床，早餐後上工，用大石塊鋪設綠島環島公路，所以現在綠島的環島公路是當年人犯幹的活兒，不過也有幾個老謀深算的並未參與鋪路，沒有叫他們出來，是擔心有人

接應或劫囚。

一般人犯如有親屬辦會客通常都在大門口的會客室，旁邊有人監視，自強監獄樓上有個小會客室，一些特殊管訓人員被安排在這間小會客室會客，四周有嚴密監控系統，有空時我會上去巡視，掌握他們說話內容，避免人犯與親友進行不當勾當，甚或密謀逃亡。

綠島期間，我是指揮部中校監察官，所有管訓人員能否結訓均需經過我的批准，楊登魁和幾位黑道分子經我蓋章核准先後離開綠島，回歸社會後均能安分守己，發展得都不錯，楊登魁後來成為演藝圈知名企業家，也有人投入政壇，分別在幾個縣市當議長、副議長、縣市議員，為民喉舌表現令人肯定。

「九二一」地龍翻身

我離開綠島至臺北總部，三年後，民國七十九年自警總調南投團管部主任科長，民國八十八年中校屆齡退伍，因為處事剛正不阿，退伍時主官方邀，工作至今。

退伍當年，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深夜，睡夢中被一陣地鳴吵醒，還來不及反應，老家屋後突發出一咚！一聲巨響，接著是院牆傳來轟隆隆聲響，擔心家人安全，跳下床開

燈，結果停電，黑暗中摸索找出手電筒，這時家人已經擠在客廳裡，手電筒照向牆上掛鐘，時間是凌晨一點五十分。

我不斷安撫驚慌的家人不要怕，走出屋，手電筒照向院牆，發現整排圍牆像保齡球一樣全倒，成了一堆瓦礫，後院水塔支柱不堪地震搖晃斷了，水塔躺在地上，後來接連幾次頻繁的餘震，擔心老屋垮了，和孩子搬了椅子，一家人就這麼的在院子裡坐著直到天亮。

天終於亮了，當時尚不知強震帶來的災害，後來陸續傳出災情，方才知道這場地牛翻身在全省造成極為嚴重的災害和傷亡，其中又以南投受創最嚴重。政府很快成立了救災中心，我被指派直接前往集集參與救災。

騎車前往集集途中，路和橋幾乎全斷了，集集鎮面積不大，是個老鄉鎮，民宅多為平房或四層樓以下的建築，途中所見建築許多已全倒或半倒，滿目瘡痍，如同歷經一場世紀浩劫。馬路不是塌陷就是高高隆起，行車不易，不到二十公里路程騎了近兩個小時機車。好不容易抵達集集鎮公所，鎮公所前，已有陸軍兵整中心出動的兩百名官兵排著整齊隊伍待命準備投入救災，救災中心由一位少將主

任統籌指揮，軍方視救災如同作戰，傾力投入救災，除了集集鎮，其他十二個鄉鎮市都派有大兵力協助救災和挖掘工作。

救災人員日夜不停進行挖掘，搶在七十二小時黃金時間和時間賽跑，這場大地震南投受創嚴重，國軍後來又增加兵力參與救災，由於地震發生在熟睡中的深夜，民衆多半來不及逃出屋子，便被壓在瓦礫堆中。當時救災犬和生命感應器不足，救災只能憑著聲音尋聲挖掘，也不敢大力的挖，深怕造成房屋倒塌壓傷待救災民，挖掘工作進行緩慢。令人惋惜的是，四十三名集集鎮民先後被挖出來時均已無生命跡象，且因為磚牆重壓肢體多殘缺不全，過程中，我曾經數次接觸罹難者的大體，這時心中會默念：「您已蒙阿彌陀佛接引、跳出三界，前往極樂世界，請放下一切安心離開。」希望為亡魂盡最後一己之力。

因為心中有信仰，挖掘過程雖雙手多次接觸罹難者大體，但是不會害怕，最教人感動的是，許多官兵年齡看來二十出頭，猶日夜輪值不停參與挖掘工作，他們比受災戶更急於找到家人，好不容易將壓在瓦礫堆下災民救出，卻發現災民已往生，心中遺憾可想而知。看到這批年輕國軍救災

勇士恭敬的協助搬運罹難者大體，毫無畏懼撲鼻的屍味，真的很令人敬佩和感動。

「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南投縣民八百八十六人往生，六百七十八人受傷。山崩了，橋斷了，路毀了，到處是全倒和半倒的房屋。記得三天後就是中秋節，那一個中秋節，白天我忙於救災，晚上想起許多人因地震頓失親人，流離失所有家歸不得，握在手裡的月餅怎麼都無法入口，心酸啊！



能離開官校後同學各自忙碌，蔡穀彬教官（中）的感動喜悅之情，盡在一個手勢裡「讚」！

人失去至親家人，我對生命了有另一番的領悟：人生無常，生命的盡頭不在於年齡長幼，於是告誡自己要知福惜福、珍惜擁有的一切，並且多多行善，助人為樂。

女兒筱萱投效空軍

當年因為不忍拂逆母親，成了飛行逃兵，小公女兒筱萱從小乖巧善解人意，是我最疼愛的寶貝，大學畢業前曾與我談及未來，問她是否願意和我一樣投效空軍，有了我與家人的支持，女兒高興的報考專業士官班並獲錄取，如今是新竹基地修補大隊補給中隊上士班長，看著女兒站在確保戰力、保家衛國第一線，我備感驕傲。



對於蔡穀彬教官來說，現在最快樂的是和老同學們聚首話當年，當年及二十歲的青春少年，如今許多都已升為阿公、阿嬤，瓜瓞綿綿。

水交社集合了

我只是飛累了
停在水交社
先不要為我造冊
是否可以幫我送杯
迷客夏的奶茶
如這府城的色調

我只是休息著
停在水交社
看看馭風起飛
聽聽相聲的故事
先別幫我報導
是否能到麵聚場
點份紅蔥手作拌麵
如這南方純粹的力道

現在是誰停在水交社
影片、園區、眷舍
重要抑或應該不重要
老張啊！從T-54戰機下來
帶著五月蓮來串門吧！

· 林寒 ·